互联网时代的意义流失

关键词：弗兰克尔 生命的意义 西西弗神话 互联网

151010017 赖文琦

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他描述西西弗的状况，是“幸福的”，他受着众神给予他的可怕的惩罚，推那块永远到不了终点的石头上山，他在荒芜而孤独的地狱里，一个人在这样的轮回中精疲力尽又重新再来。在我们所能想到的绝境中没有什么比这样毫无意义与希望的绝境更为痛苦的了。然而他却是“幸福”的，这幸福源于他清醒无比的自识，“ 西西弗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东西。 ”（加缪，1940） 这种幸福是荒谬的，然而荒谬却是对这样的绝境唯一的反抗。“静观一系列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变成了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创造，在他记忆的注视下善始善终，并很快以他的死来盖棺定论。”（加缪，1940）

弗兰克尔或许能够明白西西弗在日复一日的苦役中的心情，因为他在集中营里的生活也正如西西弗一样在不被许诺的期限下重复着单调、机械、疲惫不堪的劳动。没有什么噩梦能比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更可怕了，人的尊严被纳粹的棍棒践踏，人的价值被降低成牲口一样低贱的劳力，人的生存空间被倾轧到没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缝隙。无数的人放弃了在现实中保持清醒，他们任由繁重的劳动掏空自己的身体和头脑，把灵魂寄放在遥远的过去，最后在一支缥缈的烟雾里向别人宣告了自己的死亡。弗兰克尔对这些人虽然同情和惋惜，但绝不认同他们对生命的草率和不负责任。他认为死亡才是使生命真正丧失意义的事情，加缪也认同，生命的长度是我们可以把握住的唯一价值，是不值得为任何虚无的信念或信仰割舍的。在生命长河里，我们做过的事情会被保存在历史之中，“生命中真正短暂的是潜力，一旦潜力得到了实现，它们就成为了现实在历史中被保存了下来，在那里它们得到了救赎，免除了短暂性。在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的失去是不可挽回的，所有的事情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保存。”（弗兰克尔，1945）但唯有那个在他人都睡去之际，仍不愿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的人，唯有那个在他人都沉湎于虚无的慰藉时，仍不愿麻痹对现实痛苦的感知，清醒地上演自身的悲剧的人，唯有这样的人，他们才有资格说，年老的我已经收获了生命的无限潜能，并将它们悉数保存于过往的历史之中，它们就在那里，是谁也夺不走的财富。

我们该庆幸人们在经历了二战、冷战这样的痛苦和绝境之后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生命的光芒，在战争技术冰冷而危险的狂飙下竟然保持了个体的人渺小而坚定的尊严。然而在极度痛苦的迷惘后，我们又迎来了互联网时代极度狂欢的迷惘。某种程度上而言，痛苦和狂欢有着相同的内核，它们都具有腐蚀性，可以轻易的改变一个人的面貌，扭曲一个人的心灵，让人看不清自己的状况，让人放弃对意义的追寻就此放任自己随波逐流。

互联网创造的，是一个无时无刻都拥有丰富资讯、无尽欢乐的世界。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是能够解决掉人类所有的需求并极大地丰富每个人的娱乐生活。据说狂欢是平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和反抗，如果说精英文化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那么平民文化就是全民参与，共同创造的。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打开电脑，可以找到能够满足我们几乎一切需求的东西——野外生存类的节目满足我们对那文明相差万里的野蛮自然的好奇心，明星恋爱节目满足我们对明星的窥探欲和恋爱的欲望，平民选秀节目让我们欣赏各类才艺并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偶像。还有各式各样的手游，各种各样的微信公众号推送，每时每刻不停刷新的朋友圈和微博，每分每秒QQ上给你发送的消息......热闹处处都有，我们可以一刻不停地沉浸在某种貌似单调却令人上瘾的活动里，孜孜不倦地在无穷的信息海洋里翻涌，我们的兴趣可以停留在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很久很久，也可以转瞬之间就变换好几个。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分析互联网使我们的需求水平变低了，我们用低水平的满足来填塞自己真正的需要，其实好像喝海水止渴，最终渴毙在无尽的网络娱乐海洋之中。网络上瘾者其实就像是一个不愿意让一场派对结束的孩子。我们都体验过那种众人狂欢后，繁华与喧闹散尽只余一人的落寞。本来非常正常的安静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所有兀自不语的，都像是一个讽刺刺痛人心，在这样的反差对比之下，狂欢者在狂欢中总不免有一丝散场后的恐惧。于是一个上瘾者，一定会不停地寻找能够让自己沉迷的东西，这是一种强迫式的行为，有时这种强迫性的心理甚至会打压他本人的愉悦感，使他做一件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即使做自己感兴趣的游戏也没有一丝快乐。

成瘾者有自知的也有不自知的，不自知的是因为从未体验过真正一人独处的清醒所以并不觉察这状况的病态，而自知者则是因为懦弱。因为害怕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如何毫无意义地流逝，害怕看到自己的生活是怎样毫无方向地向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方扭曲，于是选择用这永不落幕的狂欢来不停地麻痹自己。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不论这意义是多么荒诞，得到它的人总比得不到它的人幸福。在弗兰克尔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工作、爱以及承担无法避免的痛苦，他说“自由只是故事的一半，真理的一面。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弗兰克尔，1945）而加缪则更加决绝，他否定了自由，认为不能建立在永恒之上的自由都是虚伪的，而人的生存状况则是一个赤裸裸的荒诞剧，然而在这样的荒诞之中，人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从而获得了真正的幸福。“荒诞打消了我获得永恒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反倒还给我行动自由和激励我获取行动自由。剥夺希望和未来意味着增加人的不可约束性。”（加缪，1938）这其实和弗兰克尔强调在痛苦中不放松自我控制和对生命意义的求索是一样的，他们都强调了人的智识的高贵性，在痛苦的长夜里，唯有以清醒的智识与这黑暗对抗才能在死亡来临的时间里刻下有力的痕迹，除此以外的都将成为蜉蝣渣滓，随波荡开。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我们都成了这样的渣滓，我们拒绝了对意义的索求，沉浸在互联网创造和提供的一场场永不落幕的狂欢之中，任由自己的心随那些浮华绚烂飘动不定，只要有光与喝彩，就有躲在屏幕后面全情投入的我们，这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欺诈哄骗，我们输掉的是对生命的意义充满痛苦的求索和感知。

只要死亡存在，人便不可能成为神，不可能打破生命的限制，不可能获取绝对的自由。死亡是最大的合理和荒诞，它注定了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一次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人怎样度过这一生，他也不会获得完全的满足，而现实更加残忍，能够完成自己梦想的人寥寥无几，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寄托和慰藉。而这一点点寄托和慰藉又是那么容易在人脆弱的时候吞噬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酗酒者，有吸毒者，有网瘾者......归根结底，我们没有直面这荒诞人生的勇气和底气，做一个清醒的反抗者是那么痛苦，不如半睡半醒半醉，正好有一场场精彩的表演，一次次美妙的狂欢，为何不加入呢。

参考资料

弗兰克尔.(2010).活出生命的意义.(吕娜，译).华夏出版社.(1945)

阿尔贝.加缪.(2002).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50)